

© 李杨 著

美国南方文学
后现代时期的

Changes of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in the Postmodern Period

山东大学出版社

嬗变

责任编辑 傅侃 封面设计 张荔

ISBN 7-5607-3159-7



9 787560 731599 >

定价：20.00元

© 李杨 著

美国南方文学 后现代时期的

**Changes of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in the Postmodern Period**

山东大学出版社

嬗变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南方文学后现代时期的嬗变/李杨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5607-3159-7

- I. 美...
- II. 李...
-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美国
- IV. 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334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7.25 印张 184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 言

一、研究的意义和宗旨

美国的南方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其渊源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它于 20 世纪 30 年代迎来了鼎盛时期“南方文艺复兴”,涌现了诺贝尔奖得主、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福克纳以及华伦、泰特、威尔蒂、奥康纳、麦卡勒斯、斯泰隆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其奇特的文风和强烈的历史感、南方意识、家庭观念在美国文坛独树一帜。作为美国一个区域性文学,南方文学成就之大,作家之众多,只有 19 世纪诞生了埃默生、霍桑、麦尔维尔的新英格兰地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它构成了美国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年代与版本的美国文学史、作品选集均对南方文学予以专题介绍。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南方依然作家辈出。一批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后出生的作家成为当代南方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以
杰出的才华和成就在美国文坛赢得崇高的荣誉。仅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即先后有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安·泰勒(Anne

Tyler)、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等获普里策小说奖,沃克·珀西(Walker Percy)、艾伦·吉尔克莱丝特(Ellen Gilchrist)、考迈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等获全国图书奖,雷诺兹·普莱斯(Reynolds Price)、安·泰勒获得全国图书评论界奖。这一时期的南方文学里虽然传统影响依稀可辨,但它似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不再沉溺于反思奴隶制和内战带来的后果,而是将观察焦点对准了当代南方社会所发生的无序和碰撞,以后现代时期特有的怀疑、叛逆精神向曾被“南方文艺复兴”视为神圣崇高的价值观念显示了冷漠和不敬。这一趋势引起了美国文学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撰文著书,对南方文学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作出了评说和预测等。

长期以来,南方文学一直是中国学者和研究生研究的热点之一,当前,其对福克纳的创作主题及艺术的探讨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水准,对其他个别“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如奥康纳、麦卡勒斯,也有富有见地的评析。截至目前为止,对南方文学后现代时期的状况研究尚属一个新的课题。本论文将针对其表现形式及内涵、嬗变的原因展开综合探讨,以试图对后现代时期南方文学作出系统的评价。

美国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坛具有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潮流。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现代时期的南方文学映射了该时期美国文学的诸多发展特征,对其进行探讨,是洞察、把握美国文学的价值观、创作理念、艺术手段最新变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将“南方文艺复兴”作为对照纳入研究范畴,是对南方文学一个再认识过程,可以从新的角度对这场文学运动进行审视。这些努力是参与构建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评价的一个尝试。在时间进入 21 世纪之后,从中国学者的视角追溯 20 世纪外国一个特色鲜明的文学流派的变迁轨迹,对它的转型进行系统分析,作出诠释和评价,旨在探索文学发展所蕴涵的内在规律及时代对文学的巨大影响,找到在日新月异的世界里文学创作中过去与现在的最佳交汇途径,试

图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参照。

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在构思研究的框架结构之初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研究应从南方文学哪一时段开始。经过慎重考虑,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合适的起点,因为这是南方文学出现较为明显转折的十年。在这十年里,福克纳、奥康纳、麦卡勒斯这些“南方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作家先后离去。此后,“南方文艺复兴”的第一、二代作家中,除威尔蒂依然笔耕不辍,华伦在诗歌领域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春天之外,泰特、斯泰隆这些人虽然健在,但他们基本上已经过了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尽管仍有作品发表,但已经很难与以往的作品相提并论,未引起太大的反响。而新一代的南方作家麦卡锡、克鲁斯等则在6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以他们的风格和思想为南方文坛的未来绘制着走向,南方文学到了一个世代交替的阶段。此外,学术界普遍认为60年代是后现代思潮方兴未艾的时期,把问题的研究链接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里有助于把握南方文学嬗变的实质。

选题时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探讨素材的选择。为了充分体现当今南方文学的特征、成就,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以作家应是当今南方文学的核心力量,代表了现在南方文学的主流,在美国有着一定知名度,获得过全国或南方文学的重要奖励为基本筛选原则。本着这一原则,拟以考迈克·麦卡锡、鲍比·安·梅森、安·泰勒、理查德·福特、巴瑞·汉纳、哈瑞·克鲁斯等人的作品为文本展开研究。他们在当今南方文坛的地位不可替代,更关键的是他们的作品的主题和观念对“南方文艺复兴”构成的反叛,能为本书的差异对比研究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著名的南方文学评论家佛莱德·霍布森(Fred Hobson)在他的《后现代世界里的南方作家》一书中总结了这几位作家的特点,指出因为他们写的是后现代大众与消费文化铸就的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明显缺乏传统南方文学主题,而且作品中的人物感受不到历史的负担,没有

内战以来南方作家的一直怀有的悲剧意识。^①至于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拟集中在历史、地域、家庭等方面,因为它们是美国学术界公认的南方文学经典主题,是它们奠定了“南方文艺复兴”别具特色的基石。所以,对这些主题与维护与摈弃更能够实质性地揭示南方文学的嬗变。“南方文艺复兴”虽然是一个涉及体裁广泛的文学运动,但它结出的累累硕果主要还是小说创作。所以,尽管当代的南方戏剧也有不俗的表现,像霍顿·福特(Horton Foote)、贝丝·亨莉(Beth Henley)、玛莎·诺曼(Marha Norman)等在美国文学界都引起过强烈反响,荣膺普利策戏剧奖,但是从体裁的对应性考虑,本研究的范围依然集中在小说领域。

研究将以宏观的创作背景审视与微观的作家、作品解读,理论的阐释与文本的分析相结合。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适当借鉴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伊格尔顿、阿尔都塞的阶级与意识形态论述,以主题、人物、情节分析为主线,以社会、文化背景为依托,将考迈克·麦卡锡、鲍比·梅森、安·泰勒、理查德·福特、巴瑞·汉纳、哈瑞·克鲁斯等20世纪60年代之后涌现的代表性南方作家的小说分别纳入历史、地域、家庭、主体、阶级、性别这六个范畴,与“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作对比。

客观地讲,“南方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南方白人的文学。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虽然有扫拉·尼尔·赫丝顿(Zora Neal Hurston)和金·图默(Jean Tomer)、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这样优秀的黑人作家出现,但也只是凤毛麟角,南方黑人作家未能对该时期的南方文学特征的形成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黑人文学厚积薄发是在60年代之后,至今已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埃丽丝·沃克(Alice Walker)、俄内斯特·盖恩斯(Ernest Gaines)、詹姆斯·阿兰·麦克佛森(James Allan McCpherson)等

^① Hobson, Fred, *The Southern Writer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 p. 2.

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美国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分别获得了普里策奖和全国图书奖。但总体而言,这一族裔的作家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主题关切,和白人文学分属于不同的传统。所以,从传统的相关性、对应性考虑,南方黑人文学应该开辟专门研究领域,暂不在本书中讨论。

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成就不乏真知灼见,但基本采取作家、作品个案分析。而且,他们过于注重当今南方文学对传统的继承轨迹的寻觅,在南方文学发生巨变的背景下,所提出的主要结论难以准确反映问题的关键。本研究拟摆脱这一思维模式,选择从颠覆角度切入,从探查差异的角度着手,阐述两个时期的南方文学作品在上述领域的区别,旨在揭示南方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嬗变之深刻,“南方神话”所遭受的颠覆范围之广泛,论证南方文学开始发生质变,在朝与当今美国文学主流趋同、融会的方向发展。

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考察时代的变迁对这一时期南方作家的价值取向的改变,观照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影响、渗透在消解南方文学传统,催生新的特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在阶级出身、性别、艺术追求等因素里所体现的与“南方文艺复兴”的差异。

三、研究的基本结构

第一、二章简述了南方文学的渊源、“南方文艺复兴”、南方文学的嬗变论争,第三章以“南方文艺复兴”为切入点,回望了南方文学对历史特殊、复杂的情感,指出:作为“南方文艺复兴”的一个著名主题,历史具有坚如磐石的质感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力,给南方文学带来了沉重的悲剧色彩,也铸就了其鲜明的区域特征。本章认为,福克纳、华伦、泰特、威尔蒂等人的作品充分阐述了南方人的基本的历史观:历史是具有完整性、连续性、系统性的链条,它记录了人的勇敢和怯懦、慷慨和贪婪、崇高和卑劣,人是历史的产物,摆脱不了过去的影响,他所接触的东西和经历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永远地成为了他的一部分,历史给人以启迪、知识和力

量。本章追寻了南方历史情结的渊源,表明这一情结并非完全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它始于古老的西方文明与哲学。以此为对照,在对后现代时期南方作家麦卡锡、福特、汉纳的作品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它们不约而同对历史的颠覆。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被抽去曾经拥有的指导和象征价值,时间的连续性及历史的真实性、权威性受到质疑。历史被视为在主观意识的驱动下人为构筑的话语和符号体系,开始从他们的思维定式中消隐。他们不想继续徘徊在过去的废墟里追忆和沉思。而是将目光投向现在。他们对历史的否定既体现在对过去的回避,全力关注如何融入现在的生存环境,在一个不同的文化空间里建构新的身份,又表现在对历史的解构,将过去视为血腥、野蛮、混乱的梦魇,毫无优雅、崇高可言,为当代社会留下了精神空虚和威胁。他们有的人以狂乱的文学形式为内战时期南方英雄涂上了几抹滑稽可笑色彩,试图将历史封闭的圣殿夷为空旷的原野,可以接纳各种对它的阐释,旗帜鲜明地宣示其就历史问题与福克纳、泰特等在认识上的根本分歧。

“南方文艺复兴”的文学作品折射出浓郁的乡土意识,传达了作家们对家乡的深深的依恋。那里的传奇故事和人民使作家们魂牵梦萦,那里富有灵性的山川和田野使作品的主人公为之陶醉。第四章剖析了形成这一意识的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指出南方曾经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地区,它的这一社会体制酿造了人们对土地、对家乡的醇厚情感。在南方人的意识中,南方汇聚了多重意义和内涵。它不仅是养育他们的热土,而且是他们的精神家园,界定了他们在美国文化中独特的身份,给予了他们强烈的归属感。该章进而深入讨论了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随着科技、交通、通讯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文化的交融模糊了地域界限的观念,当代南方的文学出现的与南方明显的离心倾向,指出:这种离心首先是地理意义上的,一部分故事的场景不再局限于南方,而是扩展到了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其次,场景的转换之下涌动着思想的裂变,作品中的人物在走出南方寻找新的

生活时,把对南方的认同以及对那片土地和人民的眷恋和忠诚留在了那里。与将场景和人物搬迁出了南方的作家相比,从情感和意识上疏远甚至告别南方,放飞自己的心灵的作家数量众多。现在南方对于新一代的南方作家,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不具有情感的牵挂和历史、文化的内涵。他们着力刻画的是南方意识的崩溃过程。他们在试图奋力从区域身份中蜕变出来,汇入美国文化的主流。该章比较了福克纳及同代或稍后的作家与现在的南方作家对南方的处理,认为福克纳等虽然立足于“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立足于南方,但是,他们的作品是建立在宽广、深厚的底蕴之上的,他们恰当地平衡了区域性和共同性的关系,试图通过南方的场景和人物折射出普遍真理,阐发对人性的诠释和拷问。这是他们作品的生命力持久不衰之所在。而现在的南方作家虽然追求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却放弃了文学的认识功能和道德功能,将他们的关注定格在了叙述日常生活里琐细、表层、紧迫的个人问题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上,不再透过表象探讨本质,反倒使他们的作品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和肤浅性。

家庭曾是南方主流文化框架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主宰是有绅士风度、高尚可敬、勇敢的父亲,母亲则是圣洁、坚忍、没有欲望的完美女性形象。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在家庭里的位置。这个模式深深地镌刻在南方人的思想意识里,南方家庭构成了南方文化感情与想象的主轴,决定了个人和区域的身份、自我价值、地位。“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名篇都是以家庭的悲欢、兴衰为切入点。第五章将重点观照家庭在当今南方文学中的变迁,认为在现在南方作家的笔下,家庭的意象已由“南方神话”里破旧的邸宅演变为飘忽、聚散不定的烟云。在一个失去中心与恒久,一切的界限或形式都可能被摒弃的世界里,家庭结构或者分崩离析,或者即使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结构依旧残存,它的下面掩盖的却是乱伦、变态性行为 and 婚外恋严重畸形发展的内容,人们试图以这种方式摆脱婚姻的羁绊,在恣意蔓生、错综复杂的情爱关系中体

验暂时的快感,寻求精神慰藉,发泄对家庭的厌倦。每个人都在极度的孤独、迷惘中挣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沟通屏障,心中郁积着难以名状的凄凉。他们的性乱实际上是对婚姻的基础和必要性的断然否定,也展示了后现代社会疲软、不可能迸发出激情火花的家庭生活会给人带来怎样的慢性折磨。这些作品里充溢着对家庭这一概念的虚无、绝望,对家庭进行颠覆的冲动。依照它们的描述,家庭所能提供的不是温馨、关爱、凝聚力,它甚至连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都称不上。它是对人性的扼杀,对欲望的窒息,对情感的煎熬。它苟延残喘的困境传达一种强烈的信息,家庭的存在毫无意义和作用。该章指出,对家庭的这种消极情绪实际上呼应了后现代社会打破传统、准则、既定模式、社会体系及构成部分,渴望绝对自由的思潮。

第六章试图从阶级的角度审视当今南方文学对“南方神话”的解构,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一场冲突,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方文坛在后现代时期的话语权拥有者阶级格局的更替。一批劳动者出身的南方作家与他们“南方文艺复兴”的文学前辈阶级身份存在显著的差异,促使他们获得话语权之后,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发出声音,勾画出了他们视野中的南方生活场景,以他们阶级的历史经历以及对南方生活的理解,向曾被“南方文艺复兴”视为神圣崇高的价值观念显示了冷漠和不敬,对其所构筑的“南方神话”进行了颠覆。“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很多出身于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这样一个由中、上层阶级的作家构成的强势群体确立了20世纪上半叶南方文学的识别特征。而由于诸多因素的阻碍,来自社会下层的作家被挡在了创建“南方神话”之外,被忽视、边缘化了,造成了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失语”。应当说,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话语霸权的产物。如今,原本被视为另类阶层的声音在逐渐成为强势话语。当代南方作家中有一批人出身贫寒,他们既没有高贵的出身或辉煌的功绩可以为之自豪,亦没有深重的罪孽可以为之反思。他们饱尝了在土地上耕耘、在赤贫中挣扎的痛苦,深知在普通农

家生活里,人在大自然力量面前的孤独无助。艰辛的成长经历使他们对南方生活的认识与他们“南方文艺复兴”的前辈大相径庭。在他们心目中,乡村生活迫使人残暴、愚昧、冷漠,所谓浪漫、优雅、闲适的“南方神话”荒唐可笑。他们攻击、嘲弄了南方文学传统的主题及文化根基,对造就了他们的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阐释。

第七章探讨了南方总体社会环境的性别意识、关系的变化在南方文学的发展走向里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女权运动,外来移民涌进南方,大众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与旧南方迥然不同的观念,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女性经济地位得到提高,不但就业的机会增加,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亦趋于多样化。这些因素为推动南方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苏醒提供了精神和物质基础,相应地也削弱了男性的权力。南方的性别关系随之改变,南方女性看到了自己潜在的力量,增添了争取自我的权利和自由的勇气和信心。她们开始反抗在传统的等级制度里被分配的位置。所谓的优雅、美丽的南方淑女形象受到广泛质疑。当今的“南方文艺复兴”后的第三代南方作家,女性风头正劲,颇有占据大半壁江山之势,比如像安·泰勒、鲍比·安·梅森、约瑟芬·哈姆佛瑞斯、李·史密斯、吉尔·麦考科尔等。她们的性别自然而然地促使她们形成了对女性处境的特别关注。她们中不少人对令她们感到窒息的“南方神话”耿耿于怀。与佛莱纳瑞·奥康纳、卡森·麦卡勒斯、尤多拉·威尔蒂等已经开始萌发,但尚显朦胧的性别意识相比,她们对女性问题的把握更进了一步,以更加清晰的女权认知在作品中深入探讨了当今南方女性的生存状况,表现她们对自立的渴望与追求。即使讲述 20 世纪上叶的故事,她们也主要是站在揭露的角度,质疑以往南方文化的家庭、社会结构里男权至上的角色安排,要颠覆束缚南方女性的传统规范。

第八章分析了引发后现代时期南方文学的嬗变的复杂因素,认为这一变化受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推动及外部环境的催化。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南方开始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

领域发生巨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摆脱了孤立、封闭的状态,由一个贫穷、保守的农业区成为生机勃勃的“阳光地带”,以开放的态度迎接着外来科技、投资、移民、观念的涌入,逐渐融入美国消费社会,客观上为新文学在南方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政治领域的进步发展为南方人从根本上校正自己的人生理念,反思如何正确地认识自我、别人、世界提供了一个契机,由此也带动了该地区其他领域的连锁变化。外来移民带来的文化的价值观念增加了南方文化版图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进传统南方文化,稀释了它的浓度,也加速了它的改变。后现代思潮质疑一切信仰、价值系统和知识体系,放松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挑战既定的原则和惯例、规章的权威性所依托的基础,也对南方文学传统形成了冲击。麦卡锡、汉纳、克鲁斯、福特等人的作品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在南方文学的悄然出现。他们的作品在创作艺术、形象塑造、行为准则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元素。地理位置的差异在推动南方文学的嬗变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现在的南方作家分散在南方的广大地区。因为所在地区的差异,他们的艺术视角、主题也大相径庭。这使得当今的一些没有特权阶层背景的南方作家像考迈克·麦卡锡、李·史密斯在传统的熏陶上有别于福克纳。他们不像南方纵深地带的白人作家那样关注南方历史上的种族罪孽。所以,这些作家自然没有理由或者动力去步福克纳的后尘继续同样的话题。这类问题对于他们,显得遥远而不相干,缺少切身体验,即使希望表现这类问题,也会力不从心。

10 第九章对南方文学的现状进行了评说,指出:南方过去几十年中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发生巨变以及后现代的叛逆精神在现在的南方文学引发了明显的背离传统的倾向,对“南方文艺复兴”所构筑的“南方神话”进行了颠覆,南方文学原有的特色在消退,在部分显现出断裂、动荡、浅表等后现代文学特征。

(一)区域身份的模糊及散失

在标准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南方文学在挣脱区域身份,朝

与当今美国文学主流趋同、融会的方向发展。以描写文化震荡而著称的梅森笔下的人物很多从思维到行为方式在经历着“美国化”的过程。他们也像美国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在工作之余寻求休闲的乐趣,去商场购物,开车去兜风,或在家里看电视。仅从表象观察,已经很难把他们和种植园、旧邸宅、小城镇、马车、西班牙青苔的南方联系起来,分辨出他们和其他美国人的不同之处。这在客观上当然是从外部涌人的变化浪潮汹涌澎湃,南方特征的衰变势不可挡,客观现实的深刻变化又推动了当今南方文学的思想意识的升级换代。在跨入 20 世纪之后,南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的冲击,它本能的反应是奋起自卫,作为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南方文艺复兴”带着着焦虑、困惑和一些怅然若失,以唯我独尊的坚守的姿态抵御外来的物质与精神的人侵,把以北方为代表的现代化、城市化视为是制造精神荒原的力量,腐蚀南方的价值观念,使人非人化,迫使他们树立错误的价值观,抛弃人的基本美德——勇气、坚忍、同情、奉献等。“南方文艺复兴”以向外部世界呈现、阐释自我,推介其理想和信念作为反制策略,在这一抗争的努力中,它把对自我区域身份的诠释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将其鲜明的南方个性淋漓尽致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但时间的力量仿佛会溶化一切,在南方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它对自我的执著、坚守似乎在随风逝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捍卫区域身份的纯正、完整性的那份激情和坚定决心,开始拆除抵御外侵的心理屏障,顺应时代潮流,将外部世界引入自我,不断吸收着、接受着非南方固有的事物,按照新的模式改造、重塑着自我。与之相应,当今南方的文学也改为以开放、包容、务实的理念对待经济、文化的同化。

(二)从农业经济向工业文明、消费经济、大众文化的移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在南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大概可以被证明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南方文艺复兴”的部分主要特征在本质上是其经济基础在其文学领域的体现,和它以农为本的经济体制息息相关。南方和土地的贴近造就了人们

对家庭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视、对地方的难以割舍的情缘。如果对当今南方文学的经济基础依托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它很大程度上在发生质的改变,南方文学在从一个亲近土地、乡村的文学向拥抱工业文明、消费经济、大众文化的文学移位,表现了南方在从农业经济向消费经济转型,由单个家庭拥有、经营的农场逐渐集中到大企业的机械化管理之下。因此,现在南方文学里的人物更多的是生活在城市,而不是在乡村。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和田野、农舍隔了一段地理的距离和一道认知的屏障,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或者是通过父辈或祖父辈的叙述,或是通过自己对在乡下的童年的回忆。乡村已经不再是他们长相厮守的故土,而成了他们假期、周末偶尔游览、休闲或是拥有乡下别墅的地方。置身于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无法想象他们的思维还会滞留在南方“农业主义者”们竭力弘扬的价值观念,植根于看似遥远、虚幻的过去。

(三)道德体系的解体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当代的南方文学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南方文艺复兴”具有很大不同。它无意重复爱、荣誉、自豪感、奉献、同情等崇高主题、背景,明显缺乏一个清晰、稳固的道德架构贯穿其中,避免触及正确与谬误的基本准则,其是与非的边界模糊难辨,往往踟躅在道德的虚空中,迷失在漫无目标的游荡中,像麦卡锡、汉纳、克鲁斯的小说非常突出地代表了这样一种颠覆道德的倾向。他们的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意识,传统的行为规范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被踢得七零八落。怪诞、狂野的本能、欲望、冲动决定着他们的行动。如果说其他的作家不像他们如此偏激,说不定在这些作家的作品的什么地方会发现良知的灵光闪现的话,也实在难以用“体系”一词来形容,充其量也是残留的道德碎片,被人们各取所需,自行阐释。由于不相信什么准则,也无意去努力建立什么准则,缺乏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支撑,主要在文化的虚空中寻觅,他们的作品缺少了一种内在的定力和气势。这也是当今南方的文学所具有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和“南方文

艺复兴”相比,它不具有道德的内涵所产生的坚实的底蕴。

(四)哲理深度的琐细、浅表化

从哲理深度衡量,与“南方文艺复兴”的名篇相比,当今南方文学似乎难以望其项背。它无意创作广泛、深刻反映和阐释南方重大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所追求的更多的是普通、表面和瞬间的“微小叙事”(small narrative),或者是所谓的“最低程度小说”(minimalist novel),只关心细枝末节,注重平铺直叙日常琐事或某个生活侧面,所呈现的人物肤浅,倾向滑行在生活的表层,较少对人生、世界进行深入思考,解构多于建构,甚至在有时候表现出一种虚无的情绪。将这种现象纳入整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文化环境中去考察,或许能更加清楚地看出其本质所在。如果使用一句话总结后现代特征,大概可以概括为中心与深度的缺乏。“宏大叙事”的衰落,对普遍真理的信念的下跌,削弱了人们探寻超验意义的努力,相应地对生活的解读也倾向于从深度浮上浅表。在他们看来,与其枉费心地搜索偶然现象下的世界规律体系,破译其奥秘,以人为想象的中心控制结构将它抽象化,构建人生宏大的意义平台,不如将命运交付浅表、平凡,通过近在咫尺可触知的物体去体验、接受它来得更加实际。

第十章展望了南方文学的未来,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南方文学的未来大概有两种主要可能:在新的特征中奋起或在继续的变化中消解。南方有着如此丰富的文学底蕴和潜力,它能够抓住机遇,在时代的变革中成功地实现转型,浴火重生,确立新的地域特色,有可能迎来新的发展高峰。与此同时,南方文学要创造新的地域特色所要面对的一个强劲的,似乎难以战胜的对手是横扫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一体化趋势,它为南方文学实现这一前景设置了巨大的障碍,所以,南方文学另一个可能的命运是在时代的变迁的汹涌浪潮的冲刷下自我特征进一步淡化,直至最终悄无声息地融会进美国文学的主流。